

創造詩叢

編主家克歐

夜路

歐克主編

上海群星出版公司刊行

創造詩叢

夜

路

• 有	所	權	版 •
定	成	著	主
價	敗	作	編
四	者	者	著
幣	黎	黎	滅
貳	先	先	克
圓	權	權	家
	社		

刊行者：

星群出版公司

上海(十二)四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 版初月十平七四九一 •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撒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詩，其實是新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青春，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了穎而尖銳；他們向前奔赴，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光芒，嗖嗖的響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醜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彼此在批着對方的面頰，而鬭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鬭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蜜餞；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生；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黎明時的鷄聲或早曉，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敢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夠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讓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吧，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扭歪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的本子，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投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讓我把這「夜路」的作者作個一淺略的介紹：

爲了篇幅和事實的限制，先選的詩，只挑了這四篇留在這裏，他初期的短章，和最近的那激越呼號，我們沒緣看到或聽到了。這幾篇東西，給我們展開了不同的生活，而所謂生活，實在不能算是生活，連襯托它的背景都是陰沉那麼灰慘慘的色調，爲什麼他不寫別的呢？寫了這些呢？因爲他熟習這些，對於這些被生活壓倒的苦難人羣，他有種親切的感覺，這種親切，如其說出發於同情寧說來自不平，他同他們都是趕「夜路」的同伴，一樣在受着煎熬。他的詩句，隨着情感進展，進展的很自然，不放縱也不侷促，有時，把精華無聲的結穴在一個句子，甚至一二個字上，而不使人覺得他在雕琢。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早於滬

編主家克臧《最詩選創

路 夜

著 費 先 泰

沒有翅膀的候鳥……

我們是漫遊的隊伍……

貧民窟……

夜路……

一九

二二

九

一

行刊

司公報世華星

海上

夜路

火把被狂風絞死，

月亮進了牢獄，

星星也遭了流放。

我獨自潛洩在無邊的黑暗中，

睜着的眼睛如同閉着一樣，

此刻正是用心靈來辨認方向的時候，

面朝着正理，

路就在我腳下。

我唱起歌來，

想擊走四周淒厲的鬼叫和狗吠，

這歌聲對我是這樣熟悉又這樣陌生，
曾經是千萬人合唱的歌，
如今祇聽到我單個人的聲音，
波濤似有力的歌聲，
如今微弱得似岩隙中一條細流……

我彷彿是世界上孤獨的存在，

我感到了人的可愛，

我想起了人羣的溫暖。

假如現在能有一個同行的伙伴，

該是多麼地好！

縱使是一個啞巴，

我可以從他眼中，

看見一個人在黑暗中閃爍的信心，

如在礦穴中拾到的鑽石，

也可以看到他瞳孔中反射出我的渴望，

是誰在哭泣？

是誰在燦笑？

是地獄的聲音，

叫我知道自己尚活在人間，

現在痛苦的人都是善良的人，

悲憤流過了我的血管，

我已分不出別人的痛苦和自己的痛苦，

有鞭撻的呼嘯，

傷痕就落在我的身上，

有刑具和碰杯的踴躍，

怒火從我心頭冒起，

我嚮往自己能變一枚炸彈，
該是多麼痛快，多麼幸福，
把那些魔鬼和魔鬼豢養的惡狗，
一齊燒成粉，炸成醬，
讓我生命閃一次光，
看一眼我親愛者受難的面孔，
看一眼被我炸死的
魔鬼和惡狗猙獰的醜態，
如今我所祈求的，
就是這樣爆裂的死！

當有人在夢中舞蹈的時候，
我奔走在人生的夜路上，

用自己清晨的年齡趕夜路，
是我們這輩子歷史的命運。

石塊絆倒了我腫痛腳，

我耳朵觸到了泥土，

熟稔的腳音，

如聽到了知己的心跳，

我胸膛像貼着了另一個結實的胸膛，

我重新站起來，

在黑夜中衝出一聲狂吼，

遍野都有回聲來擁抱我，

從四方八面，

投向太陽的人，

不祇我一個，

像戰鬥在暴風雨中的林木，

雖然是分離的矗立，
它們的根，

却在深藏的地下，
緊緊地紐結成了一個脈絡。

我手中有劍，

背囊中有祝福，

太陽走向我們，

我們也向太陽走近，

夜路在我們脚下縮短，

趕夜路的人，

是不甘死在夜路上的，

能倒仆在黎明的門檻上，

讓陽光熨熱的嘴唇，

吻一下我閉後永不再開的眼臉，
這是我最小的也是最悲慘的期求，

願我睫毛上的淚，

能化爲黎明草上的露珠，

沾在早起者的腳上，

願我襟前的血，

能化爲清晨山頭的紅霞，

亮在早醒者的窗前，

走吧！趕夜路的人，

從一個人的路，

走上千萬人的路。

我們心中的太陽，

將從山谷中吐出。

太陽照着萬流齊匯的跳蕩的海洋，
太陽照着萬頭鑽動的歡呼的羣衆，
趕去參加祖國土地上，

第一次神聖的朝會。

絞架上掛起魔鬼和惡狗的首級。

紀念碑上，

即誦出在夜路上倒下的同志的名字，
那用仇敵的血和陽光染紅的名字。

貧民窟

屋外傾倒着大雨，
屋內也處處落着小雨，
他們睡得依然又甜又深，
鼾聲和豬一樣叫人羨慕，
豬是爲了吃得太飽，
他們是爲了工作。

垃圾箱裏的珍品，
是這些破棚中出色的擺飾，
屋裏住着的人們，
也都是被文明掃出來的垃圾。

這裏的老鼠瘦得像螳螂，
如我們餓得長不大的孩子。

獨有蒼蠅、蚊蟲、跳虱，
這些吃血英雄却胖得轉不動肚皮，
屋前屋後晾滿了百衲衣，
破得已分不出那是褲子，那是上身，
烏鴉站在竿頭剔羽毛，
呀呀地叫，感到自己驕傲。

這裏的女人，
不懂得愛，
沒有人愛過她們，
生活教會了她們恨，

她們愛也愛得像恨一樣。

哭聲是這裏生活的音樂，
欲斷欲續低咽着的人，
聽隔壁頓足捶胸的嚎啕，
喝醉了他們也狂笑，
那是靈魂的哭泣。

夏天，這裏充滿了汗的酸味，
肥料和畜類的污氣，
他們在這裏打架，
酗酒，賭博，甚至野合，
一切都是赤裸裸，
良心的嗅覺，

都可以聞到一股人性的芬芳，

他們住在這裏，

像魚在河裏，自由自在！

就是一條狗，

也親熱得如同兄弟，

他們打市場上走過，

碰到那些騎在流線型汽車裏的男女，

彼此却好像遙遠得不是同類。

熔岩沸騰在火山心裏，

偉大的奇蹟奔流在他們的脈管中，

明天陽光下飛舞的蝴蝶，

今日還是在地上爬著的毛蟲。